



上海牌之友

Eric Giroud

随着上海恒保搬进全新的厂房，也意味着上海牌的进步和锐意革新。在这次改革中，来自瑞士的产品设计师 Eric Giroud 负责给上海牌手表换上全新的面孔。

现时的钟表业好像越来越流行由产品设计师设计手表。

瑞士并没有太多种类的工业，作为设计师，可以投身的行业着实不多。我们没有汽车工业，但放眼望去，钟表业就在眼前，很自然地在钟表业寻求发展。我本身是建筑师，后来改行从事产品设计工作，一次机缘巧合设计了一块手表，得到客户的正面反应，从此我就以手表设计作为主要的工作了。

这样也好，你们不会被钟表业既定的做法和传统思想影响创作，可以天马行空地把与钟表无关的构想带进手表里，设计出疯狂的跳出框框的 21 世纪手表。

对的，其实整个钟表业的面貌也在改变，以前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品牌，现在越来越多新的品牌冒出来了，掌管这些品牌的都是年轻的一代，他们拥有疯狂的想法，我认识的那些制作机芯的人士，他们的创意是你无法想像的，因为有了他们的出现，我们才可以看到某些超现实的手表的诞生。

虽然现在流行大尺寸手表，但是相对于其他产品，手表还是相当细小的，如此有限的空间会否构成创作上的限制呢？机芯的功能会否给创意带来局限呢？

没错，在创作上我需要遵从手表尺寸、机芯功能和品牌 DNA，但正因为有了这些考虑因素，才使我的工作变得有趣和富有挑战性。不管怎么说它们都不应该成为创作上的限制。

作为产品设计师，你是否特别重视通过设计反映品牌的 DNA 呢？

每个成功的品牌都有自己的特质和个性，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品牌 DNA。DNA 可以反映在品牌的文化里，也可以形象化地表现出来，对手表品牌来说就是通过手表的形状、表盘、表壳等展现品牌 DNA。比如说海瑞温斯顿的 Tourbillon Glissiere，你第一次看到会认为它的设计很疯狂，但那个表壳不就是海瑞温斯顿的表壳吗？宇宙表的 Microtor Cabriolet 是全新的表款，外观与该品牌以往的手表很不一样，但里面还是充满了该品牌的 DNA。我在设计的时候，必定会把品牌的 DNA 融入设计里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当然，替 Maximilian Büsser 的 MB&F 公司从事设计工作则是另一回事，该公司年轻得完全没有历史和过去，只有一群充满梦想的人，我们没有包袱，可以任意发挥，我们在创造 DNA。(详情请看第 82 页)

你现在替上海牌重新设计手表，你是怎样与上海牌走到一起的？

去年的一次巧合我认识了上海恒保的管理层，他们邀请我替上海牌重新设计手表。在听过他们的介绍后，我立即爱上了这个品牌，因为她是真正的中国手表品牌，机芯和手表都是在上海制造和装嵌的，而不是像很多中国手表品牌从瑞士购买手表再打上自己的名号。这家拥有 50 多年历史的品牌向来以简单和经典作为设计重点，中国人都以有这样的品牌而

自豪。我能够和这家中国名牌合作感到非常高兴，但在合作初期我也曾经怀疑过，一位地道的中国人是否会比我更胜任这份设计工作呢？最后我想通了——设计工作不应该受到地域或国籍的限制，正如我不会认为男装表比女装表更容易设计，也不会偏爱设计复杂功能手表而忽略简单表。


你对上海牌的发展有甚么看法？

我想每家手表品牌都需要高素质的机芯和清晰的发展方向。机芯方面，上海牌比别人优胜，他们有自己的机芯，素质正在不断的提升，你看看他们的打磨工序就知道是越造越好了。至于发展方向，其实造简单的东西也不错呀。老实说，现在的钟表迷都被宠坏了，他们对简单的东西不感兴趣，但事实上，如果你能够把简单的东西造得漂漂亮亮的，一样可以打动全世界。我欣赏上海牌的陀飞轮表，就是因为他们的陀飞轮是最经典的那一种，没有花哨的东西。不过，我认为手表可以造得大一点。

言下之意，你喜欢大尺寸的手表？

如果机芯造得大，表壳自然也要造得大，像MB&F的机芯，你一定要找一个表壳才能配合，但如果机芯直径只有35毫米，你把它配在直径45毫米的表壳里，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。

你喜欢哪些手表？

我喜欢的手表太多了！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吧：FP Journe Chronomètre Souverain，该品牌把传统、时尚和优雅等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，Chronomètre Souverain就是很好的例证；Richard Mille RM012，这块高科技计时秉承了Richard Mille品牌的作风，没有夹板的机芯让人印象难忘；Urwerk的UR103，这个品牌开创了崭新的报时方式，并为高级制表下了全新的定义，UR103的三维时间显示方式设计新颖独特。 



谁是 Eric Giroud ?

在瑞士 La Chaux de Fonds 出生的 Eric Giroud 取得建筑文凭后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，后来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。1995年，Eric 转投从事平面设计、产品设计和包装设计等工作。这个工作上的转变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。1998年，Eric 开设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，机缘机会下，他开始了手表的设计工作，在与英国独立制表师 Peter Speake-Marin 共同设计 Oxford Jump Hour 手表的时候，他认识了当时还在海瑞温斯顿 (Harry Winston) 出任董事总经理的 Maximilian Büsler。其后 Maximilian Büsler 开设了 MB&F 公司，该公司的 Horological Machine No.1、No.2 和即将推出的 No.3，Eric 都负责主要的设计工作。过去几年，Eric 设计的手表还包括 Bertolucci 的 Serena Garbo、海瑞温斯顿的 Tourbillon Glissiere、Avenue C Mini 和 Avenue Bangle Ebony、MCT 的 S1、天梭表 (Tissot) 的 PRS 516 和 Seastar 系列，以及宇宙表 (Universal Genève) 的 Microtor Cabriolet 等。除了手表设计，他也从事不同种类的产品设计工作，包括向瑞士制表业致敬的 Caran d'Ache 1010 限量版墨水笔。